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三十八）

作者：陈勇



日惹的福灵庙

第十七天：

还有一间小小的殡仪

日惹、文池兰、
马吉冷传道之旅

11月19日 星期六

早上七点起来，徐再英学师和梭罗孔教礼堂的其他几位道亲以及翻译杨绍椿先生已经在酒店外边等候。陈克兴学师这两天到东爪哇省的泗水宣道去了，林两仪学师也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前来。根据印尼孔教总会的安排，今天要随徐学师到梭罗周围几个城市的孔教礼堂拜访当地的道亲，可谓孔教内部的传道联谊之旅。在前往日惹市（Yogyakarta）的途中，我们在一个叫克拉登（Klaten）的小城市停下来，顺道参观当地的一个华人墓园。这个墓园里有1500座坟墓，都属于华人家庭，雇有专人看护。墓园门口

馆，里边有焚化室和礼拜堂，还有一个关公神位。由于是不请而来，看护人显得有些不耐烦，我们在大门口停留片刻便告辞了。一路下来，我已经参观了不少华人墓园或殡仪馆，包括茂物县一个、加拉璜三个、昨天梭罗三达德公学旁边见到的一个、以及今天见到的这个，共达六个之多。慎终追远，民德归。看来印尼华人，特别是受孔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对于传统的孝道仍然恪守不移，事死如事生，让人印象深刻。

日惹是印尼的行政特区，拥有数百年的历史，现有人口七十万，市内有马塔兰帝国（Kerajaan Mataram）留下的古城遗址。像梭罗一样，这里的苏丹皇宫住着苏丹及其家属，

传统与现代仍维系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日惹为爪哇文化艺术的发源地，文学和舞蹈发达，浮雕和塑像众多，学府林立，最著名的国立加查玛达大学（Universitas Gadjah Mada）是印尼最早的一所法政大学。因此，日惹和梭罗堪称爪哇文化的双子星座。当然，最让日惹驰名世界的是它的两处人类文化遗产——婆罗浮屠佛教寺庙遗址（Borobudur）和普兰巴南印度教神庙（Candi Prambanan），均建于公元8世纪至10世纪期间，正是该地区被许多印度教王国所控制的时期。可惜一路马不停蹄，我们没有时间专门到两处古迹细细参观，是停下车来，远远地对着气势恢宏的遗址建筑拍了几张照片，勉强算到此一游。途经婆罗浮屠寺庙遗址的时候，偶然在路边见到一个小小的佛教遗址。其时正细雨霏霏，孤零零的佛塔矗立在平地上，在旁边两棵参天榕树的映衬之下，显得格外庄严神圣，仿佛佛陀本人正端坐在菩提树下冥思苦想。

在日惹市内，我们参观了两座主要的华人寺庙，镇灵宫（Klenteng Tjen Ling Kiong）和福灵庙（Fu Ling Miao/ Vihara Budha Prabha）。镇灵

宫位于日惹市传统华人社区，是印尼教育和文化部登记在册的文化遗产。该寺庙最早建于二十世纪初，其地段是当年苏丹专门划拨给华人以供祈祷祭祀之用。整座庙占地面积六千多平方米，共分为三部分，西边一千二百平方米是日惹中华学堂，中间部分两千平方米是寺庙主体建筑，剩下的部分则是文体活动区。中华学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因为日本侵略和各种政治运动，几度关停又几度重开，目前仍然处于废弃状态。像印尼其他华人寺庙一样，每逢春节和其他重大节日，镇灵宫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不过，该寺庙也融合了爪哇文化的一些元素。比如，春节的时候，当地华人和爪哇族人都会到庙里庆祝，还吃一种印尼特产的红白两色（印尼国旗的颜色）圆筒状的米糕，为印尼的繁荣富强共同祈祷。整个日惹市目前有一间孔教礼堂，就设在镇灵宫内，场地比较狭小，但可喜的是这里的孔教信徒每周都举行宣道活动。礼堂今天没有活动，我们反客为主，好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同行的陈钦宝先生（Teguh Santoso）买来了简单的快餐盒饭，我们便在庙里的长桌上解决了午饭问题。陈先生

本人是日惹人，能说流利的中文，正是苏哈托掌权之前的镇灵宫中华学堂培养出来的一代人，他在孔教内的职务是教生。据陈先生讲，他的妹妹曾经是六十年代印尼的乒乓球全国单打冠军。

福灵庙于2007年被印尼教育和文化部列为文化遗产，也是一座三教合一的寺庙，但以佛教的影响最大。该庙最早建于1907年荷兰统治时期，当时日惹正处于华人甲必丹54 Yap Ping Liem（相当于行政长官）的任下，但建庙的地皮也是来自于苏丹的馈赠。我们到达福灵庙的时候，恰逢庙里正在为一位刚去世的华人举行超度法会。前厅摆满了纸糊的房子、家具、车辆、器物等等，香案上还整齐齐摆了熟肉、水果、饮料等各种食物，都是供逝去的人在阴间享用的。这一点跟中国的民间葬礼大致相仿。几个小孩不谙世事，正在供品周围快乐地玩耍。我们在庙里正好遇到几位当地孔教礼堂的道亲，包括日惹孔教会主席，跟他们简单聊了几句，就匆匆告别了，前往文池兰镇（Muntilan），那里有一座小有名气的华人寺庙福安宫（Klenteng Hok An Kiong）。